

住在我 隔壁的侦探

THE DETECTIVE
NEXT DOOR

下



鸱鸢天 著

推理是一个严谨又精细的过程，

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CHENGDU TIMES PRESS



住在我 隔壁的侦探

THE DETECTIVE
NEXT DOOR

下

鸕鸕天 著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CHENGDU TIMES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住在我隔壁的侦探·下 / 鹧鸪天著. — 成都: 成都时代出版社, 2022.12
ISBN 978-7-5464-3121-5

I. ①住… II. ①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2) 第 147871 号

住在我隔壁的侦探·下

ZHU ZAI WO GEBI DE ZHENTAN · XIA 鹧鸪天 著

出品人 达海
责任编辑 程艳艳
责任校对 张巧
责任印制 车夫
封面设计
装帧设计

 有·态度 U+Attitude Design Studio 联系方式
态度设计工作室 qq461084

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
电 话 (028) 86742352 (编辑部)
(028) 86763285 (市场营销部)
印 刷 成都博瑞印务有限公司
规 格 166mm×235mm
印 张 34
字 数 665 千
版 次 2022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2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4-3121-5
定 价 75.00 元 (全两册)

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联系。电话: (028) 85951708



Staread
星文文化

目 录 / CONTENTS

001

第四章

真人逃生游戏

- 002 三分天下
- 077 一个让人唏嘘的秋雨夜
- 030 下九流
- 038 我是凶手
- 050 大型密室游戏
- 063 子不语怪力乱神
- 078 自相残杀
- 091 绝境中的求婚
- 101 劫后余生

115

第五宗

凶 案

- 116 案中案
- 129 命运不可抗拒
- 142 血案再起
- 154 大雾弥漫
- 167 看不见脸的男人
- 180 记忆篡改
- 191 山中异象
- 204 谁是嫌疑人
- 217 地狱之门
- 233 灵魂的欲望
- 241 离间反间双重计
- 249 怎样的挥别，都是纪念
- 259 后记 致亲爱的侦探先生
- 265 番外 “人民狗熊”郭子晋



第四章

真人逃生游戏

三分天下

Q Chapter 1

到黑龙山的时候已经是半夜，即便不是第一次见，我仍旧被黑龙山夜晚的景象吓了一跳。

“请允许我……”

男人客气地说完，然后将我嘴上缠着的胶带拿掉。我的心突突直跳，不自觉地去握一旁郭子晋的手。而这个时候，郭子晋嘴上的胶带也被拿掉了，他的反应淡淡的，并不像我这般惊讶。

我问：“我们是不是——”

“是。”郭子晋直接答。

“那我们会不会——”我很担心。

郭子晋再次打断我的话：“不会。”

“你也太敷衍了吧？”我不满地小声说，“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？”

郭子晋显然是知道的，他说：“我们确实被人又抓回黑龙山了，不过我们不会有危险的。”

“那是谁带我们来的？”我小心翼翼地瞥了一眼在前面领路的男人，“闫树海会不会过来？”

郭子晋的脸上挂着虚假的真诚道：“我不知道是谁。”

好吧，我问的问题确实不合时宜。为了使我们两个看起来毫无还手能力，郭子晋竭尽全力地装傻充愣。我也学着他，装出无辜的样子来。

郭子晋是装傻，我是真傻。这是我和郭子晋最本质的区别。

我们下车的地方不是黑龙江龙头的位置，从山体的形状看，赵家宅子和黑龙江大概在我们的西面。同理可得，我们现在应该是在黑龙江的东面。黑龙江东西两面景致有很大的不同，东面的山体不再是黑漆漆的，往上看去，整个山的侧面被人种满了树。

月正中天，山上树影绰绰。郭子晋似乎察觉出我的惊讶和震撼，趴在我耳边小声提醒道：“山上的树都是假的，黑龙江的矿石有辐射磁场，土壤根本无法让树成活。”

“假树？”我被自己的口水呛到，情绪激动起来，“这么多的假树……这要花多少钱啊！”

“是啊！”郭子晋赞同地点点头，“所以说，今天请我们过来的人，可是一位大佬啊！”

没走多远，一栋欧式建筑立在眼前。欧式建筑的门口有彩灯喷泉，即便是夜晚，三层楼高的大型建筑依旧灯火辉煌。建筑是巴洛克风格的，奢华、高调、有内涵……不过见识过那满山的假树后，这栋建筑已经不足为奇了。

我这一路没上过厕所，现在憋得要命。我忍住想要上厕所的冲动，捋着小碎步跟着郭子晋往里走。虽然整栋建筑灯火通明，但是异常冷清。

带路的男人礼貌地询问：“你们是想先用餐，还是想先休息？”

“卫生间在哪里？”郭子晋帮我化解了尴尬，“我们先去下卫生间。”

男人指了指楼侧的房间说：“那里是卫生间。”

郭子晋点头道谢。在男人的注视下，我们两个迈步往卫生间走。空荡荡的大厅里，我说话都带着若有似无的回音，“郭子晋，你觉得这里很邪门？”

“黑龙江本就邪门。”郭子晋笑着说，“你还走这么慢，你还能憋住吗？”

大厅非常大，从门口走到卫生间要走很久。打过蜡的地板发滑，我憋得脸都绿了，问道：“不会有危险吗？”

“当然不会了，如果有危险的话，我们早就遇险了，对方又何必大费周章地从北州带我们过来？”郭子晋挑眉看我，“你不信我？”

郭子晋既然这么说了，我便一点顾虑也没有了。我松开郭子晋的手，撒腿往卫生间跑。

等我从卫生间出来，郭子晋已经在外面等我。他对我招招手道：“走吧！听说他们准备了法式料理，我们去尝尝。”

如果用“金碧辉煌”来形容我和郭子晋置身的建筑，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。只不过喷泉、金漆雕塑看多了，华美的场面渐渐变成一种令人烦躁的负担。等坐到加长烛光餐

桌前，我的不安更是被无限放大。

“郭子晋？”我避开不断上菜的服务员，紧张地拉拉郭子晋的袖子，“我有点……我有点害怕。”

郭子晋在餐桌下面拍拍我的手，示意我放心。他把自己盘子里的法式煎鹅肝叉给我，说：“吃吧！多吃点！我猜，这份菜里应该加了特别的作料，免得咱们两个受矿石影响产生幻觉。”

如果我们不是被挟持来，我想我会吃得相当开心。此情此景，我几乎是带着忐忑的心情吃完了晚饭。

郭子晋有个特别不好的行为，那就是他跟我吃饭的时候，完全不护食。我只要稍微表现出自己特别喜欢吃哪个菜，郭子晋便会立刻把他盘里那份叉给我吃。所以在不算长的时间里，我被郭子晋纵容得极其挑食……一顿晚饭下来，我吃得快吐了。

吃了晚饭，该谈正事儿了吧？

然而事情的发展再次出乎我的意料，因为服务员又端了冰激凌和甜点上来。无论郭子晋怎么说，我都吃不进去了，我小声道：“郭子晋，你说请咱们来的这位大佬是不是想把咱俩当猪，喂肥了好卖钱？”

郭子晋用勺子往我嘴里塞冰激凌，说：“你想得也太好了，养你有养猪值钱吗？有谁像我这么心地善良，主动接手了喂养你这项赔本买卖？”

是我心地善良才跟了他好吧？

郭子晋调侃几句，我似乎也不太紧张了。被郭子晋喂了一大碗冰激凌，我这才停下嘴。

“我带你们去休息。”带我们来的男人再次出现，“请跟我来。”

郭子晋彬彬有礼地回道：“有劳。”

卧室同样极尽奢华。我躺在松软的床铺上，精神紧张，身体却困得厉害。

“郭子晋，你说我们是不是……”

后面说的什么话我自己也没听清，因为我跟猪一样，吃饱后便躺在床上睡着了。

难怪谁都想跟大佬做朋友，大佬家的床，也太软太舒服了！

似乎好久没睡得这么舒服了，早上醒来，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。郭子晋挨我挨得近，我一不留神，就打到了他的下巴。

我还是不太习惯早上起床的时候身边有人，为了掩饰尴尬，我佯装恼怒道：“你怎么睡着了？”

“我为什么不能睡？”郭子晋打了个哈欠，“你知道我睡着多不容易吗？你这呼噜打得……”

“你骗人！”我红着脸狡辩，“我什么时候打呼噜了，我怎么都不知道？”

“还你不知道？”郭子晋说得有模有样，“你昨天晚上的呼噜声大得把自己都吵醒了，你不记得了？”

“你还说！”我扑过去狠狠地捶他，“你要是再说的话，你再说……”

行吧，他再说，我也还是没辙。

“哈哈！”郭子晋哈哈大笑，“我骗你的，你也信？”

“你不应该睡觉，很不应该。”我摆正坐姿，继续假装发脾气，“你看看！你看看！现在什么形势？你应该时刻保持警觉！万一有什么人闯进来了呢？万一有什么人……”

“我都告诉你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儿。”郭子晋半靠在床上，手指轻巧地玩着我肩膀上散碎的头发，“我们来的路上，昨天晚上吃的餐食……如果来人想害我们，那早就动手了。他好吃好喝地供着咱们却不露面，我想，他应该是想试试我们的态度。”

“我们的态度？”

“我们的态度……不，是我的态度。”郭子晋的身子又往床里陷了一分，他的脸在洁白的被单上蹭了蹭，“能把房子布置成这样，屋主一定不会缺钱。他叫我来，应该是想把我收为己用吧。”

郭子晋的能力我很清楚，他工作的性质我同样明白。这个屋主是好人就罢了，万一……万一有一天郭子晋开始为坏人做事儿，那我简直想象不出后果会变成什么样。

我们两个躺在松软的床上，好半天都没人说话。对于郭子晋的立场，我倒是不担心。我担心的是来人气势汹汹地铺了这么大的排场，如果郭子晋给不了他满意的答案，他不会让我们全身而退？

郭子晋始终是那副样子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他好像都不会太放在心上。我伸手揪了一下他的胡子，问：“郭子晋，你有没有情绪波动很大的时候？比如说很悲伤什么的？”

“很悲伤？”郭子晋闭上眼睛养神，一派淡定从容，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哭过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都没哭过，我骂他冷血真是没骂错！

我不甘心地继续问：“那你有没有设想过自己在什么样的情景下会哭？”

“这么想看我哭啊？”郭子晋单只眼皮挑开，桀骜地看我，“不过，你应该没机会看到我哭了。”

“哼，我才不信。”

可能是听到屋里有动静，外面的人礼貌地敲敲房门问：“您起来了吗？现在需要用早餐吗？”

有人这么全方位地服侍，也不见得是多幸福的事儿。我不仅没感到便利，甚至隐隐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。

我小声地跟郭子晋抱怨了两句，他满不在乎地呵呵一笑道：“我就喜欢有人这么全方位地服侍我……既然你不喜欢，那你好好学习一下。以后回家，你可以这么服侍我。”

我笑靥如花地回他：“您可真不要脸。”

简单地洗漱后，我和郭子晋被引领着去吃早饭。早饭结束，总算进入了正题。昨天带我们来的男人领着我们去了书房，书房里有个中年男人已经在等着我和郭子晋了。

看清中年男人的脸后，我强忍着咽下自己的惊呼。如果不是怕给郭子晋丢脸，我真的想激动地大叫两声。

我会激动，倒不是因为别的，主要是书房里的男人简直是太有名了，他的照片时不时就上报纸头条，整个北州应该没几个不认识他的。

这个男人的身份很特殊，特殊到我都不知该从何说起。

中年男人叫陆泽楷，四十多岁，在北州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老爸。陆泽楷的眉毛很浓，即便人到中年，他的眼睛看起来依旧神采奕奕。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往郭子晋身边靠了靠……陆泽楷想要打黑龙山的主意的话，简直如探囊取物。

“呵呵，你们好。”陆泽楷声音响亮醇厚，十分有大人物的稳重感，“一路上多有得罪，就请恕我照顾不周了。”

我能认出陆泽楷，郭子晋一定也认出来了。或者在更早的时候，郭子晋可能就已经猜到了。

郭子晋有个优点，无论碰到什么人物，他总是不骄不躁、不卑不亢。

“没有，一路上我们被照顾得很好，谢谢您了。”

陆泽楷从烟盒里拿出一根雪茄，然后随意地将烟在桌子上敲了敲，“来一根？”

“谢谢。”郭子晋拒绝，“我不抽烟。”

我掐了掐郭子晋，暗示他千万别呛着陆泽楷说话。得罪了陆泽楷，我和郭子晋的八辈祖宗恐怕都别想安生了。

陆泽楷好像还挺好相处的，他似乎并不在意郭子晋的语气。他又象征性地问了问我，我讪笑着摇头拒绝。陆泽楷最后把烟收起来，他也不抽了。

“菲菲很看好你，她一直劝我找你聊聊。”陆泽楷双手交叉叠放在腿上，“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了，我找你来，是有事儿需要你帮忙。”

菲菲？不会是唐菲吧？叫得这么暧昧，陆泽楷不会是唐菲的……

“抱歉，让你失望了，我和菲菲并不是你想的那层关系。”陆泽楷看透了我的想法，“唐菲，或者说陆菲，她是我的女儿。这一点，你是不是早猜到了？”

陆泽楷说完，又将目光看向郭子晋。

郭子晋承认道：“猜到确实是有一阵子了。简单来说，这事儿大概还要从唐菲假死的时候说起。当时大家都以为唐菲死了，唐菲的母亲大受刺激，没出‘头七’便疯了。您应该也知道，唐菲的母亲没有什么亲人，所以唐菲一死，她的事儿就没人管了。当时，唐菲母亲入住精神病院的手续，是我亲自办理的。送她入院的那天，她手里拿着的唯一一件东西，就是一张和您的合影。”

陆泽楷叹了口气，可他的表情中却毫无歉意。这么一看，唐菲的神态，真的和陆泽楷如出一辙。

“我不知道您这样的人物会需要我帮什么忙，”郭子晋自嘲地一笑，“如果说你这么做是想让我娶唐菲，那我肯定是不会答应的。”

郭子晋话音刚落，我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场相爱相杀的言情大戏来。

我过分纠结的表情逗得陆泽楷哈哈大笑，他立刻表态说：“你们年轻人的事儿，我不会过多参与的。我找你来，是有别的事儿。”

我暗自松了口气……万幸，万幸。如果说陆泽楷出面参与这件事，恐怕真的要相爱相杀了。

“黑龙江，是我看好的。”陆泽楷直言不讳道，“我的原则是，用一种和平的方式，高价收购黑龙江。可是我的命令在执行阶段可能被下面的人放大和曲解了，所以做事的时候急躁了些。”

“急躁？”郭子晋的年纪没有陆泽楷大，他身上的气势却一点不比陆泽楷弱，“害死了这么多人，这哪里是做事急躁？害死了这么多人，又何止是做事急躁！”

女儿多数像爸，因为唐菲——哦，不，陆菲——因为陆菲的关系，我对陆泽楷一点好印象都没有。郭子晋显然跟我是一个想法，至于他是不是因为讨厌陆菲才有的这种情感，我便不得而知了。

现在的气氛如此紧张，我是真不能再走神跑偏了。我努力集中精神，认真地听郭子晋和陆泽楷斗嘴。一番明枪暗箭之后，陆泽楷再次拐回到主题上：“我今天叫你来，不是要跟你讲黑龙江的事儿。我知道你爸妈在查这件事，你告诉他们可以收手了。黑龙江已经被我名正言顺地买下来，而且开矿的审批，我也名正言顺地拿下来了。”

郭子晋轻哼一声道：“那您今天应该不是来跟我炫耀的吧？”

“每年我都会从警校挑选一批优秀的学生为我做事。”陆泽楷对郭子晋似乎相当容忍，他话锋一转，“当然，你可能并不知道。”

“比如闻人航和唐菲，是吗？”郭子晋的脑筋转得很快，“你想办法制造假象，让外界以为他们死了，然后把他们变成隐形人，让他们为你效力？”

陆泽楷身子前倾靠向书桌，笑着说：“没错！我本来是想把你和闻人航一起带走的。不过菲菲和我说，你不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，所以，我当时也就放弃了招收你。”

“现在为什么又想要招收我了？”对于陆泽楷的讲述，郭子晋的态度有点咄咄逼人，“不会是闻人航已经脱离了你的控制吧？”

陆泽楷没说话。

郭子晋自然地往下推断：“黑龙江的案子，其实是在背后操控的。而黑龙江的案子，也是闻人航捅出去的。不难看出来，你现在的处境应该很糟糕。呵呵，你是养虎为患了。”

陆泽楷依旧没说话。

郭子晋的嘴角挂着若有似无的讽刺，“让我猜猜，你选了这么多的学生是为了什么。培养杀手？刺探商业机密？我和闻人航接触的时间加起来不到半个小时，可半个小时却足够让我了解他这个人了。闻人航的野心不小，他不是甘于屈居人下的人。市五医院的案子是他一手策划的，闻人航是已经脱离你，自己当老大了吧？”

陆泽楷轻轻摩挲着自己的手指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菲菲说得没错，你很厉害。”

“我确实很厉害。”郭子晋拉着我，从椅子上站起身说，“即便我再厉害，我也没必要和你合作。至于闻人航，我会抓住他的。而你，我也一定会查出你背后干的那些事儿来！”

“何必呢？”还没等我和郭子晋走到书房大门口，陆泽楷低低的声音便从身后传来，“郭子晋，以你的能力，当一个小私家侦探，简直是屈才！你应该有更宽广的舞台，你应该有懂你的观众，你不应该每天只是查些离婚出轨、鸡毛蒜皮的委托案！”

郭子晋停了下来，他握着我的手微微发颤。虽然他的面上依旧毫无表情，可我能感觉出来，郭子晋的心绪已经被陆泽楷搅乱。

陆泽楷走过来，他的皮鞋鞋底敲打在大理石地面上，回音阵阵。

“郭子晋，闻人航脱离我之后，立马便回去找你。他想和你较量，他功成名就后第一件事儿便是打赢你……你呢？闻人航要是想和你较量，那不是你不参加就能解决得了的。可凭你现在的条件，和闻人航斗，你必死无疑。所以，你必须跟我合作，帮我解决掉闻人航。”陆泽楷开的条件极为诱人，“跟我合作，房子、车子、金钱、女人，

只要你开口，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。”

郭子晋刚打算开口，陆泽楷便蛮横地抢过话说：“黑龙江的案子你爸妈想查，他们想知道幕后操盘手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如他们所愿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有更广阔的升职空间，任他们发挥自己的才干。如果你觉得还是不够……”

陆泽楷完全不给郭子晋说话的机会，他一股脑将条件全开出来：“黑龙江我可以转让给你，如何处置，全听你的。这栋房子，这栋房子里的所有，也全都归你……只要你跟我合作，只要你现在肯点头。”

诱惑，赤裸裸的诱惑！

陆泽楷为郭子晋开的条件，已经是天价了。从中产高干子弟到拥有金山银矿的大土豪，郭子晋只需迈出一步……

可这一步，跨度似乎忒大了点。

郭子晋的想法我猜不透，我紧张得心都跳到嗓子眼了。

直到陆泽楷全部说完，郭子晋这才开口道：“让我跟你合作，也不是不可以……”

陆泽楷的脸上挂着志在必得的笑，开出如此条件，对方如果还不动心，那就一定是傻瓜。

我虽能理解，但听郭子晋如此回答，或多或少还是有些失望。毕竟在我心里，郭子晋是那么的……

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郭子晋竟然提到了我。“闻人航在成书瑶身上做了什么手脚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”郭子晋笑眯眯的样子十分英俊，“我的条件很简单，我帮你对付闻人航，你帮我把成书瑶身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拿掉。你保成书瑶一命，我就帮你对付闻人航。”

“就是这样？”陆泽楷呆愣了一下，“你没有其他要求了？”

我傻愣愣地看着郭子晋，他答得干脆：“就是这样，我没有其他要求。”

陆泽楷眼睛微闭，他眼尾的位置堆了不少皱纹。他细细地看了郭子晋好一会儿，这才说：“可以，你的要求我答应。不过，关于我女儿菲菲……”

我心里担心，而且是很担心。

上次陆菲来家里，恐怕就是陆泽楷授意的。现在陆泽楷又提到陆菲……万一陆泽楷迫切想拉拢郭子晋当个上门女婿什么的，那我算是一点戏都没有了。

陆泽楷似乎觉得逗我很有趣，他故意把话说一半，好看我纠结为难的表情。

郭子晋瞧见我涨红的脸，又拉了拉我的手，说：“你女儿怎么了？”

“救她的命……这件事，只能由菲菲来做。”陆泽楷的话让我心里更加愤愤不平，

“闻人航给她注射的确实是一种特制的慢性毒药，这种药比较特殊，会在主控人需要的时候，让毒性发作。当初研制这种毒药的时候，我就没想过给别人留活路。你以前和菲菲是同学，你应该了解，菲菲在这个领域有多厉害。想要救你女朋友的话，只能让菲菲试着来弄。”

原来陆菲上次临走之前说的话是这个意思！让菲菲试试？说得倒是好听，我的命如果交给陆菲手里，她不得变着法儿地折腾死我？

郭子晋不像我这般气愤，因为他很快就发现了陆泽楷话里的漏洞，“你的意思是，以前还没有人用过这种药？”

“也不是从来没有人用过。”陆泽楷走回到书柜旁边，给自己倒了杯洋酒，“北方有个石油大亨，就是前年中秋节因为心脏病而死的那个……你有印象吗？”

郭子晋答了一个我记都记不住的外国人名后，陆泽楷笑着点头说：“他就是因为这种毒药毒性发作去世的。我跟他一直有合作，为了防止他坐地起价，才想出这么一个制衡他的办法。不过后来他为了给原油提价，不惜跟我翻脸。后来没多久，他就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休克，死了。后来闻人航改良过这种慢性毒药，他可以通过药剂配比，随意地控制药效的发作时间。所以，要是你真想救她一命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接手闻人航给你的案子。”

也就是说，我身体里的毒药，简直是一枚不定时炸弹。

它带来的可怕后果倒还在其次，最致命的是，你根本料想不到它什么时候会突然发作，你得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它带来的死亡阴影之下……我不自觉伸手摸了摸胸口伤疤的位置。

郭子晋偏头看了我一眼，拦下我乱动的手。他继续问陆泽楷：“闻人航想让我查什么案子，你清楚吗？”

“大概清楚一些吧！”陆泽楷放下酒杯，踮脚拉下墙上挂着的地图说，“地图上标注的红点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”

陆泽楷的地图是国内的，地图上画满了红色圆点。单就标注来看，也完全让人分不清是什么。

然而，研究地图对郭子晋来说易如反掌，他说：“这是原油厂？”

陆泽楷竖了下大拇指，接着问：“那些蓝色标注的地方呢？”

“发电厂。”

陆泽楷问的问题，郭子晋全都对答如流。要不是郭子晋抓着我的手，我真想给他鼓掌。

“我也不瞒你们，红色的部分都是我的……”

我的天哪，这分明已经富可敌国了啊！

我忍不住插嘴问道：“那其他的地方呢？”

陆泽楷有求于郭子晋，所以他也就自动忽视了我的无礼。陆泽楷神色如常地解释说：“其他地方，是我父亲好友家孩子的。”

他父亲好友家的孩子？这个人的实力，应该也跟陆泽楷不相上下吧。

“真是了不起啊！”我实话实说。

“国内的这些生意，全都被我们个人买断经营了。”陆泽楷只是简单交代了一下背景，太深入的问题也不需要他多说，“分配业务买断之后，我们几个人曾经签订过一份协议。这份协议极为重要，所以藏得非常隐蔽，隐蔽到就连我们几个签订协议的人，都不知道藏在哪里。”

啊？连签订的人都不知道协议藏在哪儿，这是什么协议啊？

“所以，闻人航想让我查出协议在哪儿？”郭子晋眼睛炯炯发亮，“而你，却想让我阻止闻人航查出这项协议的所在，或者说，你是想让我毁了这份协议？”

“你说得没错，我是想让你毁了它。”

“过去人们形容一个人绝顶聪明，会说这个人‘智近于妖’，”陆泽楷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，“郭子晋，等你到我这个年纪，前途一定不可限量。”

即便陆泽楷身上霸道的气势让人畏缩，郭子晋依旧不忘出风头夸赞自己：“我觉得吧，现在的我，前途也是不可限量的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陆泽楷十分欣赏郭子晋的胆识和气魄，“我就喜欢年轻人轻狂一些！”

我暗暗地舒了一口气。

陆泽楷没理会我们两个，继续往下说：“闻人航在我身边这些年，一直忙着调查协议的事儿。我想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闻人航会再次联系我。到时候他也会给你线索，让你根据线索往下调查。”

“只有这些了？”郭子晋问。

“不止这些。”陆泽楷一拉，地图嗖嗖地卷了起来，“剩下的细节，送你们回去的路上，会有专人解释给你们听的。”

我实在是忍不住心里的疑惑，小声提出质疑：“我和郭子晋被带你这里来，闻人航肯定知道了吧？他知道的话，会不会……”

“你太高看闻人航，也太低估我了。”陆泽楷睥睨了我一眼，“我既然敢明目张胆地带你们来，那我一定有让闻人航对此查无可查的本事。”